

蘇丹政變及其未來動向

石樂三

四月六日，蘇丹發生不流血的軍事政變，一舉推翻了努邁瑞政權。發動政變的首腦為蘇丹國防部長兼三軍總司令達哈布將軍（Gen. al-Dahab）。新政權當即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並採取一系列的重要措施：下令停止憲法，解除前總統努邁瑞以下的高級官員職務，解散前執政的唯一政黨——蘇丹社會主義聯盟以及中央和地區議會，並取消秘密安全警察機構。在另一方面，達哈布將軍組成一個十五人最高軍事委員會，主席由其本人擔任，並籌組過渡性文人內閣，預期一年後還政於民。蘇丹為非洲東北角的戰略要津，因而國際對其未來發展異常注視。

一、政治背景

自一九五六年一月英埃兩國同意蘇丹獨立之後，蘇丹曾先後組成四個政權，其中文人及軍事政權各半：一九五六～一九五八年為文人政權；一九五八～一九六四年為軍事政權；一九六四～一九六九年為文人政權；一九六九年起努邁瑞上校（Col. Gaafar Mohammed Numeiry）奪取政權並組成軍事政權，迄至一九八五年四月發生政變為止。

在努邁瑞執政十六年之間，大致可分為四個時期^①：

第一時期——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一年。在此時期，他採取極端路線，實行蘇丹的社會主義路線，以表達蘇丹一九六四年「十月革命」（October Revolution）^②的主要精神；並仿效納瑟一黨專政的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組成了一個所謂社會主義的文人

註①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 1983-84, pp. 567-570.

註② 「十月革命」係指知識份子推翻當時阿布都（Ibrahim Abdu）軍事政權，而成立文人政權。

內閣（包括共黨在內），最初由大法官阿瓦答拉（Awadalla）出任內閣總理兼蘇丹最高革命委員會（R. C. C.）委員，嗣改由該會主席努邁瑞繼任總理，最後努邁瑞被選為蘇丹民主共和國第一任總統。

努邁瑞就任總統後，在經濟方面，採取國有化政策，並將民營銀行及大規模公司一律收歸國有，並將私人財產（包括回教黨（Umma Party）領袖馬迪（Al-Mahdi）家產）全部充公。在政治方面，主張刷新政風，嚴禁貪污，因而以貪污罪名將前閣員多人及傳統的政黨分子加以逮捕。於是，引起具有潛力的宗教領袖的武裝叛亂行動，至一九七〇年始被政府軍所救平。在另一方面，努邁瑞為謀求結束蘇丹內戰，特別給予蘇丹南部地區的自治機會，並在內閣中增設南部事務部，由南部一名律師猶士福·賈朗（Joseph Garang）出任部長。在對外方面，一九七〇年十一月，蘇丹、埃及、利比亞建立聯邦（因格達費的政治野心而瓦解）。一九七一年七月蘇丹共產黨陰謀發動政變流產，努邁瑞遂大肆整肅共黨分子，並處決其十四名黨徒，其中包括南部事務部長賈朗。從此蘇丹改變其親共路線。

第二時期——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七年。自一九七一年七月開始，蘇丹與蘇聯及其東歐附庸國之間關係趨於冷淡，而與美國及西歐各國逐漸改善關係，因而獲得埃及總統沙達特的支持，同時努邁瑞在國內的聲望大增。同年十月蘇丹舉行全國大選，結果，努邁瑞獲得壓倒性勝利，隨即撤消蘇丹最高軍事委員會，並宣布「蘇丹社會主義聯盟」為蘇丹的唯一合法政黨。一九七二年三月，努邁瑞政權與南部叛軍首領達成所謂亞底斯亞貝巴協議（Addis Ababa Agreement），同意在南部三省實行地方自治，並組成地區性人民議會及最高執行會議，且准許南部流亡難民重返家園。一九七三年努邁瑞總統又頒布法令，重申實行國有化命令，並沒收私人財產。同時努邁瑞表示，蘇丹革命政權有決心將所有以前傳統性的政黨領袖，以及支持「民族陣線」的右派分子逐出蘇丹政界，因為他們聯合一致共同反抗政府，並在外力支援下多次試圖發動政變，其中有兩次最為嚴重者：一次是在一九七五年九月發生，其叛變首領已被處決；另次是在一九七六年七月發生，這次政變却有利比亞的背景，而在政變中有一百多名叛徒被處死刑。

第三時期——一九七七至一九八〇年。經過前兩時期所實行的極端政策後，努邁瑞政權改採溫和路線，並與被放逐的右派回教黨領袖馬迪（Al-Mahdi）會談，地點在蘇丹港，結果達成一項「國民和解」（National Reconciliation）協議，努邁瑞允諾廢止一九七四年實行的「國家安全法案」（State Security Act），釋放大批政治犯，並准許被放逐的民族陣線分子返回故鄉，志願加入執政的蘇丹社會主義聯盟。一九七九年蘇丹自動改善與沙烏地阿拉伯及其他海灣產油國的友好關係，努邁瑞且於一九八〇年三月前往海灣國家作親善訪問。然而，由於蘇丹贊同一九九八年埃及與美、以兩國簽署的大衛營和平協定，努邁瑞政權不但受到其國人的反對，而且在阿拉伯世界中陷於孤立地位。

第四時期——一九八一年迄今。由於利比亞元首格達費不斷煽惑蘇丹民衆掀起反政府運動，並企圖推翻努邁瑞政權，蘇丹遂

於一九八二年十月與埃及簽訂為期十年的「整合憲章協定」(Charter of Intergation Agreement)，其目的在使兩國的政治經濟結為整體，並謀求在外交政策、安全及發展各方面的密切合作；更由於蘇丹及其鄰邦連年遭受旱災，一九八三年湧入蘇丹境內的饑民多達六十四萬人，其中主要來自衣索匹亞、查德、烏干達等國，加以衣索匹亞新難民的持續湧進蘇丹邊境，已使蘇丹陷於經濟極度危機狀態。最嚴重的是，由於美國突於一九八五年二月中止對蘇丹一億九千四百萬美元的經濟援助^③，愈使蘇丹的經濟瀕臨崩潰邊緣。於是，努邁瑞政權不得已始採取緊急措施，取消政府對人民食物及燃料的補貼，因而引起喀土穆市民連續數日的大罷工示威遊行，終於導致了四月六日的軍事政變，一舉推翻了十六年的努邁瑞政權。

二、政變導因

在過去努邁瑞執政時期，曾經發生二十二次的流產政變，可見其政權危機之深，隨時有被推翻的可能。果然不出一般所料，努邁瑞竟於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五日訪美歸途中失去政權，而在開羅獲致政治庇護。

造成這次政變的主要原因，可從政治、宗教、種族及經濟各方面加以探討：

在政治方面：這次政變的導火線，無疑是喀土穆市的全面罷工所引發的，參加總罷工的示威遊行包括：律師、工程師、醫師及其他職業聯盟的廣大羣衆，均屬知識階級，顯然與以往示威的普通羣衆截然不同。發動這次政變的敵對政黨有^④：蘇丹北部的回教黨(Northern Umma Party)，民主社會主義聯盟(Democratic Socialist Union)及蘇丹共產黨(Sudan Communist Party)。此外，尚有六個左傾的貿易聯盟組織。

在努邁瑞當權十六年期間，蘇丹早已暴露了政治危機。在政治決策上，這位被黜的總統效法納瑟的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而創立蘇丹社會主義聯盟，並實行一黨專政路線，不但排除異己禁止所有傳統性的政黨活動，而且大肆整肅非法的政黨及叛亂分子。據最新外電報導^⑤，蘇丹新軍事政權已釋放四千四百四十三名犯人，包括三百七十一名政治犯，他們都是在努邁瑞時期被拘押的官員或平民。

努邁瑞復於今(一九八五)年三月間，突然採取一項嚴厲手段，並以企圖顛覆其政權的罪名，開除十一名回教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會員，他們都是政府的高級官員，其中包括總統的外交顧問哈山·圖拉比(Hassan Turabi)、首席檢察官亞當

註③ The Washington Post, Feb. 17, 1985.

註④ The Times, Apr. 16, 1985.

註⑤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pr. 13-14, 1985.

• 伊薩 (Adam Eisa) 及國會議長歐斯曼·塔哈 (Osman Taha) 三人；緊接著，喀土穆大學就發生了反政府的暴動事件，當時努邁瑞指責此一事件與毗鄰的阿拉伯國家有關（指利比亞而言）^⑥。

在宗教方面：努邁瑞政權為實行一項新「伊斯蘭化」(Islamization) 政策，乃於一九八三年九月引進一項最嚴厲的回教法律 (Sharia Law)。除了北部回教徒特別是回教兄弟會表示支持外，所有南部的基督教徒及異教徒都極力反對。蘇丹副總統拉谷將軍 (Gen. Joseph Lagu) 在致美國副總統布希 (三月五、七日訪問蘇丹) 備忘錄中指出^⑦，該項法律已使佔全國人口五分之一的南部人民降為二等地位，自然不會被採納的。這是他就任副總統以來首次公開攻擊努邁瑞。

依照該項法律，努邁瑞竟然使用殘酷手段，而於一九八四年一月以異端罪名將非法的「共和兄弟會」(Republic Brothers Party) 領袖塔哈 (Mohamoud Taha) 處以絞刑，因為這位虔誠的回教領袖已年逾花甲，故此舉不但引起蘇丹全國人民的憤怒，同時也震撼了整個回教世界。

在種族方面：蘇丹全國人口為二千三百二十五萬人，北部為阿拉伯人與努比亞人，南部為黑人與尼羅河部落種族。回教信徒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七十二，其餘為基督教徒與部落的信仰靈魂教徒 (Animist)。

由於種族宗教之不同，蘇丹南北戰爭持續靡已，而南部叛軍首領約翰·賈朗上校 (Col. John Garang) 領導的一萬至一萬五千名蘇丹人民解放軍，以衣索匹亞邊境為根據地，在衣國馬克斯主義政權庇護下，不斷對蘇丹政府軍作戰，而努邁瑞政權至少每日需要為此付出五十萬美元之軍費。

南部蘊藏大量石油，而且水源充足；但由於叛軍的不斷騷亂，使蘇丹政府無法控制此一重要的石油資源，更不能進行探測油礦工作；同時蘇丹政府計劃在南部開闢一條名謂「約利運河」(Jonglei Canal) 的水利工程，以資灌溉蘇丹中部的廣大地區，此項重要計劃，也因叛軍的阻撓而停止^⑧。由此可見南北戰爭，不但給予蘇丹國家安全的重大威脅，同時對國計民生也發生嚴重的影響。

在經濟方面：經濟與財政危機是蘇丹的存亡關鍵，而民生日常必需品價格的劇昇，更是這次蘇丹政變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蘇丹是北非貧困的國家，國民所得只有四百美元，故必須仰賴外援而生存。一九八三年蘇丹外債約七十億美元，等於其同年的輸出總額七倍以上；一年來其外債日增，截至本年三月底為止，已高達一百億美元。其結果，已使蘇丹全年的外匯收入，除

註⑥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 3, 1985.

註⑦ Colin Legum, "The Message to Washington Was to Drop Numairy,"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r. 30-31, 1985.

註⑧ The Times, Apr. 2, 1985.

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償還外債之外，所剩無幾，實無法執行國家發展計劃、改善國民民生計、再加上四年亢旱，預料將於半年內導致六百萬農民之饑荒危機^⑨。

在此種極度困窘情況下，蘇丹實無力履行其對國際償還債務的條件，因而引起了外來的報復行動^⑩：雷根政府宣布「凍結」美國對蘇丹的援助；國際貨幣基金（IMF）取消對蘇丹一九八四年的借款，而且迫使努邁瑞尋求若干困難的經濟改革，包括中止對外匯市場的干擾；英國、西德、沙烏地阿拉伯各國也跟著切斷對蘇丹的援助，藉以促使努邁瑞服從國際貨幣基金的條件。

這一系列的行動，終於迫使努邁瑞採取了節約措施，包括取消日常民生必需品的補貼制度在內，以致麵包價格隨即上漲百分之三十三，汽油百分之五十^⑪。於是，在首都喀土穆就發生了大規模遊行示威運動，而當時政府並未立即採取任何抑制行動。雖然雷根總統在與努邁瑞會談時，同意恢復對蘇丹本會計年度八千萬美元的援助，但是可惜為時已晚，無法挽救當前政治與經濟危機。

蘇丹素以農業為主，而棉花乃為換取外匯償還外債的支柱。惟四年以來，蘇丹久旱不雨，致使農民收穫絕望，因而饑民紛紛逃往異地求生。據最近外電報導^⑫：今年蘇丹因旱災而流亡異鄉者甚眾，即就兩個旱災農業地區——北達佛及克達凡（North Darfur and Kordafun）而言，估計共有一百五十萬災民背井離鄉尋覓食物，其況至為淒慘；再加上從衣索匹亞及查德湧進蘇丹境內的約計一百一十萬災民，與急急待救的蘇丹災民相匯集，愈使蘇丹地方秩序更為混亂，而經濟的崩潰似已成定局。

蘇丹遣送過境的衣索匹亞猶太難民前往以色列之舉，不但觸怒於蘇丹人民，特別是回教兄弟會信徒，而且引起阿拉伯世界的強烈反響。湧入蘇丹境內的衣索匹亞難民約四十萬人，其中約有八千猶太人曾秘密透過以色列的安排，而於去年搭乘比利時包機經過歐洲轉入以色列。嗣因此項消息被洩露，蘇丹政府遂中止運送猶太人計畫。今年三月五～七日美國副總統布希訪問喀土穆時，在與努邁瑞總統會談中曾允諾將難民營中的八千名衣索匹亞猶太人遣送以色列，作為美國恢復對蘇丹援助的條件。於是，美國於三月間調派C-130型運輸機分三批將這大批猶太人經歐洲轉運以色列^⑬。

又據英國「觀察人報」（四月廿一日）報導，蘇丹被黜的努邁瑞及其他高級官員，曾接受以色列五千六百萬美元的賄賂，而

註⑨ Henry F. Jackson, "Sudan: Symbol of an Indebted Africa",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pr. 11, 1985.

註⑩ *Ibid.*

註⑪ *The Times*, Apr. 1, 1985.

註⑫ *Ibid.*, Apr. 14, 1985.

註⑬ Bernal Gwertzman, "Last Jews in Sudan Are Flown to Israel in Airlift by U.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r. 25, 1985.

准許上萬名衣索匹亞猶太人，經由蘇丹偷渡到以色列。又經證實一名蘇丹高級情報官員法提伊爾瓦准將 (Brig. Fatih Erwa)，在蘇丹政變前幾日，曾前往紐約收取最後一次付款。這一大筆款項交給包括努邁瑞在內的幾名高級官員，其中一大部分為蘇丹第一副總統兼安全部隊指揮官達雅布 (Al-Tayeb) 所吞食，他目前正在拘禁在喀土穆監獄中。

總之，努邁瑞政權的腐化無能，全國經濟的崩潰，南北戰爭的延續，天災人禍的嚴重；再加上美國凍結對蘇丹的援助，及其迫使蘇丹遣送衣索比亞猶太難民前往以色列定居；這種種都足以注定努邁瑞失敗的命運。

三、國際反應

國際間對蘇丹政變的反應，大都認為，蘇丹政府是蘇丹人民的政府，原來與蘇丹有邦交的國家，多已互派大使，建立外交關係，故勿需給予蘇丹新政權的承認；但利比亞則於政變後立即予以承認。

利比亞元首格達費在蘇丹政變前夕，曾多方鼓動左傾聯盟分子以罷工手段推翻努邁瑞政權；政變後，利比亞又爭先承認蘇丹新軍事政權。足可證明此次蘇丹政變不無利比亞的背景。

格達費於四月七日廣播中警告說，任何阿拉伯領袖盲目順從埃及與以色列一九七九年所簽署的大衛營協定，終將難逃如沙達特的遇刺及努邁瑞被推翻的厄運。他又於四月十日記者會中說：「蘇丹是我們的。美國總統雷根只可過問他自己國家的事，及其國內所發生的巨大問題；但不可干預蘇丹內政，否則，他的鼻子將被切掉。」

埃及總統穆巴拉克表示，埃及支持四月六日在喀土穆取得政權的蘇丹新軍事政權；但對新政權未予正式承認，因為蘇丹政變純粹是「內政」事件，而且埃及與蘇丹在兩國首都互設大使館。

埃及外長梅吉德在一項聲明中表明，埃及堅決支持蘇丹人民的立場，並警告外國不得侵略蘇丹，干預其內政或破壞其國家主權及各種權利。埃及決心繼續信守其過去對蘇丹所作的承諾，並堅決履行一九七六年埃及與蘇丹所簽訂的廿五年防衛條約的義務。

沙烏地阿拉伯新聞社報導，沙國政府認為，蘇丹的軍事政變是屬於「內政事務」，希望蘇丹新政府的領導階層成功，及其人民能享有安全與繁榮。同時強調，沙國「熱切希望與蘇丹維持兄弟之邦的關係，以及政治與經濟上的關係。」

敘利亞透過大馬士革電臺說：「阿塞德政府歡迎蘇丹的新軍事政權，並贊揚蘇丹人民對努邁瑞長期奮鬥的革命精神。」他又警告努邁瑞的毀滅，應為其他親美的阿拉伯政府的殷鑑。

衣索匹亞的馬克思主義政權歡迎蘇丹親西方的總統被推翻；但對蘇丹新軍事領袖並不表示信任，除非他能停止對衣國境內叛軍的支援。蘇丹的其他鄰邦如肯亞、烏干達、查德各國，一致希望蘇丹的軍事政權將來採行有利於彼邦的政策。

美國國務院聲稱，華盛頓與開羅採取同一立場，保證支持蘇丹新政權，而不予外交上的承認，因為「蘇丹政府是蘇丹人民的政府」，並非屬於任何個人所有。美國對蘇丹的基本政策無任何改變，但仍將注視蘇丹與其鄰邦利比亞進一步的發展。

英國外務部對蘇丹政變的初步聲明，是令人鼓舞的。英國希望能夠與蘇丹新政府密切合作。

蘇丹人民解放軍首領約翰·賈朗 (John Garang) 對政變有強烈反應。這名叛軍領袖在一項最後通牒中表示^⑭，他將持續在南部的戰爭，除非新軍事政權於七天內還政於民。這項通牒是針對努邁瑞四月八日致蘇丹政變領袖達哈布將軍的告別函而發的。因為努邁瑞和達哈布兩人過去的關係非常密切，而努邁瑞在三月廿七日訪美前僅三週將達哈布將軍提升為國防部長兼三軍總司令。政變後努邁瑞又致函達哈布告別，雖然表現了前者的寬容風度，但也引起了叛軍首領的誤解。他認為，這封告別函證實了蘇丹新政權領袖是努邁瑞的至友，因而蘇丹在實質上不會有任何變化。他又確認，這次政變是由蘇丹的白領階級趁努邁瑞訪美機會，而發動連續數日的大規模罷工示威運動，終於獲致成功；但達哈布將軍及其軍事夥伴却從他們手中「陰謀竊取」蘇丹^⑮。

四、達哈布事蹟

蘇丹新政權領袖達哈布將軍，出身於蘇丹軍官學校，四年畢業後，服務軍旅，初任陸軍少尉，嗣後被保送約旦、英國及埃及各國軍校深造。據一位約旦高級軍官說，達哈布就讀約旦皇家陸軍參謀大學時，成績優異，名列前茅，尤以其高尚之道德，頗得學校當局重視。

達哈布學成返國後，一直從事軍旅生涯。由於負責守紀，治軍嚴明，故深受努邁瑞所激賞，始由低級軍官逐步擢升為高級將領。今年三月間努邁瑞啓程訪美前三星期，遂任命達哈布將軍接任國防部長及三軍總司令職務。

西方外交家認為^⑯，達哈布一向效忠努邁瑞政權，似乎不可能發動這次軍事政變；但由於這位將軍秉性誠實，清廉自持，尤富於責任感及民族主義意識，而在大規模的罷工及示威運動威脅之下，深恐以軍事手段強加於示威羣衆，勢將演變成大流血的嚴重後果，因之他不得不順從時勢而發動這次政變。

達哈布一九三七年誕生於蘇丹第二大城的阿姆都曼 (Omdurman)，他出身宗教世家，其幼名為「金鐲」 (golden bracelets)，意味著其家世以經營黃金為生。

註⑭ The Economist, Apr. 13, 1985.

註⑮ Ibid.

註⑯ The Times, Apr. 8, 1985.

據一名喀土穆西方外交官說^①，達哈布將軍是一位虔誠回教徒，既不吸煙、也不飲酒，而且嚴守傳統的回教習俗，不許其妻子與外人接觸，更不許出現交際場所。在宗教政策方面，他不贊同努邁瑞所採行的「回教法」，強使蘇丹二千二百萬人民接納是項法律，而忽略了全國約有五分之一的基督教與其他異教徒的信仰，因為他們不能容忍該項法律的嚴厲處罰。例如，該項法律規定，犯有竊盜罪行者須處以斷手之嚴刑。

這位新領袖是屬於蘇丹的哈提米亞回教教派 (Khatemia Sect)，此一教派是介於禁慾與神秘主義 (Sufi Mysticism) 及改革主義的實用哲理 (Reformist Pragmatism) 之間的溫和主義。因此，達哈布被視為溫和派宗教領袖。

該教派創立於第十九世界之始，當蘇丹在埃及統治時期，該教派曾與英國殖民當局保持密切合作，並於一九五六年組成其本身的政黨；一九六九年努邁瑞秉政之前，則與另一政黨合併成爲一個最大的政黨——回教黨 (Umma Party) (努邁瑞禁止其活動)。

歐洲外交家說^②，達哈布不僅擁護教派的政治自由活動，而且強調全國各階層必須協調一致，爲國家人民利益而努力，基此前提，他已接見參與罷工的所有聯盟及政黨領袖階層，而且表示新政權有決心實行民主政治，並否認以「現在的軍事政權代替前努邁瑞政權的地位」。

五、未來動向

蘇丹政變後，新軍事領袖達哈布將軍隨即採取緊急措施，有效平息連續數日的罷工示威行動，並迅速恢復了京城的秩序；繼而宣布組織十五人最高軍事委員會，由達哈布擔任主席，負責籌組過渡性文人內閣，而在軍委員領導下，暫時負責治理國是，以俟一年期滿，還政於民，再行成立蘇丹民主政府。

蘇丹軍事政府已發表聲明：對內將決心終止過去努邁瑞統治的專權作風，並保證將尋求內政上的安定，以及多元化的政黨政治；對外則將採取睦鄰政策，並與國際間維持友善關係。

達哈布將軍，在與全國各界、工會及各政黨領袖經過十二天的艱苦談判後，而於四月二十二日組成一個過渡性的十五人新內閣，並提名全國醫師工會主席達法阿拉 (Al-Gazpio Dafaa-Allah) 爲總理，南部領袖阿魯包爾 (Samuel Aru Bol) 爲副總理，閣員中除國防部長由軍人擔任外，其餘均爲文人。

註①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pr. 10, 1985.

註② *Ibid.*

這位新總理是一位溫和派實踐主義者，傾向於社會主義路線。他曾於一九六四年在推翻阿布都（Ibrahim Abdul）軍事政權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在這次六天的政變中被逮捕，甫經釋放後即出任總理，其首要任務是準備在未來十二個月內舉行自由選舉，以產生一個新的民主政府。

當前蘇丹所面臨的最嚴重問題為：南北戰爭、回教法及經濟危機等。

南北戰爭問題——蘇丹的南北戰爭，早於一九五〇年代開始，直至一九七二年三月停息。當時努邁瑞政府曾與南部叛軍首領達成一項亞底斯貝巴協定，雙方同意在南部三省地區實行自治，並設立南部地區性人民議會（People's Assembly）及高級執行會議（High Executive Council），此一會議首長由阿拜阿里爾（Abel Alier）擔任，他嗣又出任蘇丹副總統。於是，該項協定於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二日開始生效，結束了長達十七年的內戰。

然而，努邁瑞突於一九八三年六月宣布，蘇丹決定將南部分為三個地區——上尼羅（Upper Nile）、赤道區（Equation）及哈扎爾（Bahr al-Ghazar），每區分設人民議會、省長及副省長，所有省長副省長人選均由總統任命，負責十八個月過渡時期的地方政務，並代替南部地區的高級執行會議的職權。俟過渡時期屆滿後，南部地區人民舉辦自由選舉，以投票方式產生省長及立法機構。

當時南部地區人民解放運動領袖認為，此舉等於廢止一九七二年亞底斯貝巴協定，而破壞原來所賦予南部人民的自治權利。顯然努邁瑞希圖以分化手段來控制此地區五十萬居民，因而南北戰爭再起，迄今尚未終止。

由於南部領袖阿魯包爾已出任當今蘇丹臨時內閣副總理，且有二名南部領袖參加內閣；加以達哈布將軍已表示，蘇丹新政府有決心結束南北戰爭，顯示持續兩年來的新內戰可能有和解的希望。

回教法問題——此項回教法律（阿拉伯原名為Sharia，英文Islamic Law），係於一九八三年九月創立，其動機是在匡正邪惡風氣，安定社會秩序，故對飲酒、娼妓、竊盜及異端邪說（包括回教異端派及共產主義邪說）一律在嚴禁之列。基此法律，飲酒者或娼妓處予鞭打，竊盜得處予斷手刑罰，而犯有異端或共黨邪說罪行者，得處以最嚴厲的絞刑。一位七十六歲的回教信徒則因提倡異端邪說，而被蘇丹回教法庭處以絞刑。

阿拉伯國家乃至回教世界，幾乎一致採行西方模式的法律，而唯有沙烏地阿拉伯遵行該項古老的回教法（Sharia），因為沙國人民百分之百信奉伊斯蘭教，且為麥加及麥地那（Mecca and Medina）兩聖地所在，故在傳統上能夠適應該法的實施。

然而，蘇丹並非純粹的回教國家，在蘇丹二千二百萬總人口中，至少有五十萬名南部居民信奉基督教或其他宗教，甚至蘇丹北部各大都市也有少數的非回教信徒，在這種特殊情況下，倘若強迫實施這項回教法律，自然會引起非回教社會的反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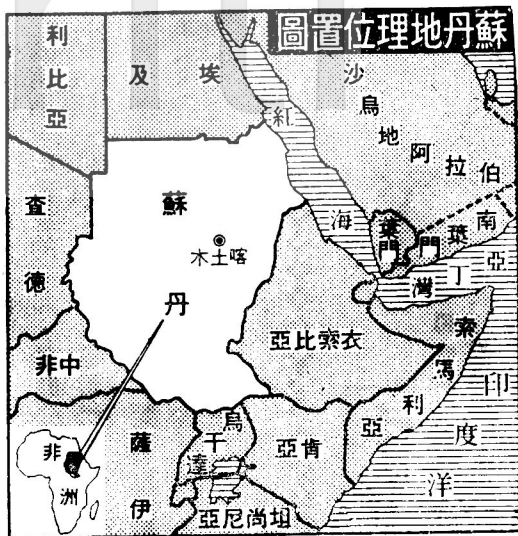
蘇丹新領袖達哈布將軍已表示，他願意修正「回教法」，以適合人民實際的需要，但不願遽予廢止，因為蘇丹畢竟是大多數

的阿拉伯回教國家。

經濟危機——蘇丹連年亢旱，內戰未戢，天災人禍，紛至沓來；加以努邁瑞政權貪污腐化，致使蘇丹經濟瀕臨全面崩潰邊緣。又因外援國家及國際金融機構對於借款條件嚴苛，故蘇丹前政權不得不實行節約計畫，而將多年來所實行的食物與燃料「補貼」制度取消，其結果，終於導致了罷工風潮而使努邁瑞政權瓦解。

阿拉伯各國普遍採行該項補貼政策，因而人民均享受廉價的麵包及汽油。埃及在沙達特時期，一度曾因中止食物及燃料補貼計畫，而引起各大城市羣衆示威行動，所幸沙達特政府應付得法，立即下令恢復原來的補貼制度，地方秩序始告恢復。

蘇丹新政權，鑒於目前經濟的危機重重；加以美國及國際貨幣基金的嚴格借款條件，如果立將「補貼」制度恢復，恐將影響外來的經濟援助，因此，達哈布將軍表示，唯有希望全民體念國難，繼續保持節約計畫。倘新政府不能恢復原有之補貼制度，今後罷工示威運動是難以避免的。



蘇丹對外關係——蘇丹新政權強調對外政策不變，並將尋求改善與蘇聯、利比亞及衣索匹亞之間的關係；而在東西兩大集團之間蘇丹將保持「均衡」姿態。

雷根政府已向蘇丹新政府保證^①，美國對蘇丹將恢復經濟援助，並先行提供四千萬美元贈與款項，作為蘇丹向外購買燃料之緊急費用。

埃及與蘇丹關係異常密切，兩國簽有長期防衛條約，此項條約對蘇丹內亂並無任何承諾；但埃及過去曾兩度調派軍隊協助蘇丹對付外來侵略^②：一次是一九七一年蘇聯支持的共產黨暴亂；另次是一九七六年七月利比亞支持的武裝叛變。這兩次在喀土穆發生的暴亂終告失敗。

這次蘇丹政變，當然最令埃及感到憂慮，因為蘇丹位於尼羅河中游，控制了埃及尼羅河的水源，一旦水源被切斷，埃及的阿斯萬水壩（Aswan Dam）必將陷於枯竭。因此，兩國領袖均強調互相履行條約上的義務。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利比亞與蘇丹關係已獲「突破性」的發展。蘇丹新領袖達哈布將軍公開聲稱，他甚願改善與利比亞及衣索匹亞之間的關係。利比亞領袖

註① U. S. News & World Report, Apr. 22, 1985, p. 11.
註② The Washington Post, Feb. 18, 1985.

格達費爲響應此項聲明，遂電請達哈布遣使赴利京舉行會談。於是，蘇丹軍委會兩位委員——納塞及胡斯尼將軍（Gens. Fahdlallah, Burma Nazir and Faris Abdallah Husni）銜命率同蘇丹前駐利大使艾邁德（Al-Ahmadi）赴利京會談，其結果，兩國於四月二十三日簽署一項重建關係的協定^②，這項協定將使利、蘇關係正常化，兩國官員相互訪問，兩國首都之間設立直接而永久的空中航線。此外，兩國同意加強各方面的雙邊合作，並設立共同合作委員會。無疑地，這是一項具有歷史性的發展。這兩個素有敵意的鄰邦，其關係的突然好轉，自然會進一步帶動蘇丹與衣索匹亞乃至蘇聯關係的改善，這一連鎖性的新發展，勢將改變「非洲之角」的戰略形勢，更可能影響蘇丹與美、埃兩友邦的雙邊關係。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六日脫稿

註② The Japan Times, Apr. 23, 1985.

「中共違反人權實錄」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爲全面性分析中共政權迫害大陸同胞的暴政，特編纂「中共違反人權實錄」一書，內容包括中共對知識份子、宗教人士、少數民族、政治上的異己份子等迫害情形，以及近年來中國大陸人民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運動資料，撰述纂詳，全書連同圖片約二十餘萬言，25開本，三百餘頁，歡迎惠購。

每冊實售：新臺幣 一〇〇元
美金 五元

郵資另加：
國內（郵掛）新臺幣十二元
國外（平郵）美金三元
航空 美金七元五角

郵撥帳號：〇〇〇三四三六一二號